



20 世纪最受欢迎的儿童魔幻史诗巨作

#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纳尼亚传奇

会说话的马与男孩

〔英〕C.S. 路易斯 著  
吴培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世纪最受欢迎的儿童魔幻史诗巨作

#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纳尼亚传奇

## 会说话的马与男孩

〔英〕C. S. 路易斯 著

吴培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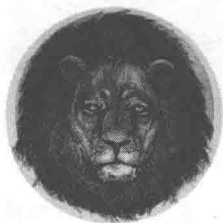
芊祎 绘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人物简介



**阿斯兰。**国王，森林的主人，海王之子，一头伟大的雄狮。他来去自如，为驱逐白女巫和拯救纳尼亚而来。七个故事中都有阿斯兰的身影。

**迪格雷·柯克。**迪格雷出现在《魔法师的外甥》的最开头，也出现在《狮子、女巫和魔衣橱》中。要不是勇敢的迪格雷，或许我们永远不会发现纳尼亚。你可以在《魔法师的外甥》中读到缘由。



**简蒂斯。**恰恩的最后一任女王，曾亲自毁灭了恰恩。《魔法师的外甥》中，简蒂斯与波莉、迪格雷一起来到纳尼亚；在《狮子、女巫和魔衣橱》中，她作为白女巫统治着纳尼亚。她是一个极其邪恶和危险的人物，也出现在《银椅》中。

**波莉·普卢默。**波莉是第一个离开我们世界的人。她和迪格雷一起见证了《魔法师的外甥》中最开始的一切。





**安德鲁舅舅。**安德鲁·凯特力先生自认为是一位魔法师，但实际上，他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在《魔法师的外甥》中的下场很悲惨。



**沙斯塔。**沙斯塔是卡乐门一位渔夫的养子，身世很神秘。在《会说话的马与男孩》中，他发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 佩文西四兄妹



**彼得·佩文西。**  
彼得至尊王。



**苏珊·佩文西。**  
温柔女王苏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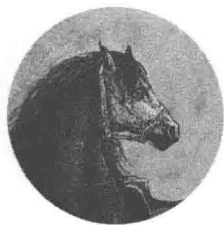


**埃德蒙·佩文西。**  
公正国王埃德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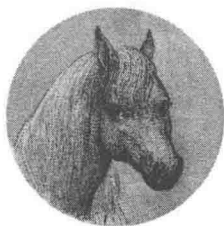
**露西·佩文西。**  
勇敢女王露西。

佩文西四兄妹于白女巫统治的冰雪时期到达纳尼亚。他们在那里待了很多纳尼亚年，并且创造了黄金时代。彼得是最年长的哥哥，其次是苏珊和埃德蒙，露西是最小的妹妹。他们一起出现在《狮子、女巫和魔衣橱》和《凯斯宾王子》中；埃德蒙和露西还出现在了《黎明踏浪号》中；埃德蒙、苏珊和露西出现在《会说话的马与男孩》中；彼得、埃德蒙和露西出现在《最后的战役》中。



**布力。**布力是一匹了不起的战马。小时候从纳尼亚的森林被绑架到卡乐门，成了一匹奴隶马。卡乐门位于纳尼亚的南边，与阿钦兰之间横亘着大沙漠。在《会说话的马与男孩》中，布力试图逃脱，于是开始了一场历险。

**贺文。**贺文是一匹秉性善良、通情达理的母马。它同布力一样，也是被掳到卡乐门的纳尼亚马。在《会说话的马与男孩》中，它和阿拉维斯成了好朋友。



**阿拉维斯。**阿拉维斯是一位塔克希娜，即卡乐门的贵族。她身上有着很多优点，在《会说话的马与男孩》中可以体现出来。

**凯斯宾王子。**即凯斯宾十世，纳尼亚真正的国王（老纳尼亚人的国王）。他是米拉兹国王的侄子，是个台尔玛人，凯尔帕拉维尔的主人以及孤独群岛之王。他出现在《凯斯宾王子》《黎明踏浪号》《银椅》和《最后的战役》几个故事里。



**里皮奇普。**里皮奇普是鼠军头领。它自愿成为凯斯宾国王谦卑的仆人。它可能是纳尼亚世界最勇敢的武士，它的武士精神和勇气无人能及，剑术也非常精湛。它出现在《凯斯宾王子》《黎明踏浪号》和《最后的战役》几个故事里。



**米拉兹。**他是台尔玛人，来自西部群山之外的台尔玛（台尔玛人的祖先来自我们的世界）。在《凯斯宾王子》中，他是一个篡权夺位的国王。

**尤提斯·克拉伦斯·斯科拉博。**尤提斯是佩文西兄妹的表兄（弟）。有一年假期，埃德蒙和露西不得不在他家度假。纳尼亚让他非常震惊。他出现在《黎明踏浪号》《银椅》和《最后的战役》几个故事里。



**吉尔·波尔。**吉尔是《银椅》的女主角。当尤提斯第二次进入纳尼亚时，带上了吉尔。在《最后的战役》中，她再次来到纳尼亚。



**普德格拉姆。**普德格拉姆是一位来自纳尼亚东部沼泽的沼泽怪。他个头很高，总是一板一眼，实则有一颗勇敢的赤诚之心。他出现在《银椅》和《最后的战役》中。



**瑞廉王子。**国王凯斯宾十世的儿子。瑞廉是走失的纳尼亚王子，出现在《银椅》这个故事中。



**缇廉国王。**尊贵勇敢的缇廉国王是纳尼亚的最后一任国王。他和他的朋友独角兽珠儿参与了《最后的战役》。



**西弗特。**这是一只又老又丑的猿猴。它自诩为纳尼亚的统治者，在《最后的战役》中猖狂得一发不可收拾。



**帕兹尔。**帕兹尔是一头驴子，心眼不坏，但不是很聪明。西弗特在《最后的战役》中欺骗了它。



## 目 录

- 第一章      沙斯塔出逃 · 001
- 第二章      道旁遇险 · 016
- 第三章      塔什班城门外 · 031
- 第四章      沙斯塔偶遇纳尼亚人 · 043
- 第五章      科林王子 · 057
- 第六章      古王陵惊魂之夜 · 069
- 第七章      阿拉维斯在塔什班 · 079
- 第八章      在提斯洛克的密室里 · 093
- 第九章      穿越大沙漠 · 104
- 第十章      南征隐士 · 118
- 第十一章    不受欢迎的旅伴 · 131
- 第十二章    沙斯塔来到了纳尼亚 · 144
- 第十三章    安瓦德之战 · 156
- 第十四章    布力成了一匹聪明马 · 168
- 第十五章    可笑的拉巴达什 · 181

走进纳尼亚的世界 · 194



## 第一章 沙斯塔出逃

这个惊险的故事发生在纳尼亚、卡乐门以及两国中间的地带。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彼得成了纳尼亚的至尊王，他的弟弟和两个妹妹在他的领导下，同为纳尼亚的国王和女王。

那个时候，卡乐门王国遥远的南部是一片大海。海边的一个小港湾里住着穷苦的渔民阿什伊什。他和一个小男孩生活在一起，男孩管他叫爸爸。男孩的名字叫沙斯塔。在大部分日子里，阿什伊什会一大早乘着小船出海打鱼，下午赶着装满鱼的驴车向南走一公里左右去一个小村庄卖鱼。如果这天的鱼销量不错，他回家的时候心情就会很好，不会和沙斯塔啰唆。但如果生意不好，他就会千方百计找这个男孩的茬儿，甚至还会打他一顿。通常，老渔民很容易就能找到沙斯塔的错，因为沙斯塔一天中有太多的活儿要做，补网、洗网、做晚饭，还要打扫他和老渔夫同住的小屋。

沙斯塔对他们家南边的地方压根儿不感兴趣，他和阿什伊什曾一起去过那里的村庄几次，深知那儿了无生趣。那里



的男子大都和他父亲一样，穿着肮脏的长袍、拖着翘尖露趾的木屐、头上缠着头巾、满脸胡子，慢吞吞地聊着一些单调乏味的话题。但他对北边的那片土地却特别好奇，他们这里还没有人去过那里，大人更不许他一个人去。当他独自坐在屋外补网时，总会带着憧憬，深情地眺望着北方。其实他什么也看不到，因为那里只有一个青草茂盛的山坡，一直延伸到远处平缓的山脊里，再往外就是广阔的天空，偶尔有几只鸟儿飞过。

有时候，如果阿什伊什也在场，沙斯塔就会问：“我的父亲啊，山那边是什么地方？”如果渔夫碰巧心情不好，就会甩给沙斯塔一个耳光，让他专心干好眼前的活儿。但如果他碰巧心情不错，就会教诲儿子说：“我的孩子，不要为这些无聊的问题分心。有位诗人曾说过，‘勤劳方能致富，而那些爱问不相干的问题的人只会愚蠢地将生活之舟撞向贫穷的礁石’。”

因此，沙斯塔总觉得山那边肯定藏着一些父亲不想让他知道的美好秘密。但事实上，渔夫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也不知道山那边究竟有些什么。他是个很实际的人，所以压根儿不关心这个问题。

有一天，从南边来了一个陌生人，他和沙斯塔之前见过

的人都不一样。这个陌生人骑着一匹强壮的花斑马。马的鬃毛和尾巴高高扬起，马镫和马笼头都镶有银饰。陌生人身穿铠甲（头盔的尖顶从他的丝绸头巾中间突了出来），腰间挂着一把弯月刀，右手握着长矛，背后背着镶有大片黄铜的圆盾。这人脸色黝黑，但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卡乐门人都是这个样子。然而让沙斯塔大为诧异的是，他深红、卷曲的胡须竟然闪闪发光，还不时散发出阵阵油香。阿什伊什从此人裸臂上的金饰判断他准是一个塔坎或者大王爷。于是他单膝下跪，向塔坎鞠了个躬，长长的胡子垂到了地面，他还示意沙斯塔也跪下行礼。

这个陌生人要求渔夫招待他住宿一晚，渔夫当然没有胆量拒绝。他把最好的食物全摆在塔坎面前，作为他的晚餐（可塔坎似乎都瞧不上）。而沙斯塔只吃了一块面包，就被命令在屋外待着，晚上还必须和驴子睡在茅草棚里。家里但凡有客人来，他都只能这样。这天，还不到睡觉的时候，沙斯塔靠着小屋坐下来，把耳朵贴在木墙的裂缝边上，偷听起屋里的谈话。那时，还没有人教导过他偷听别人谈话是错误的行为。于是，他听到了以下的对话。

“噢，我的好主人哟，”塔坎说，“我想要买下那个孩子。”

“啊，我的王爷，”渔夫回答（沙斯塔听着这阿谀奉承的



语调，仿佛可以看到渔夫此时脸上的贪婪表情），“请问您愿意出多少价钱呢？您的仆人虽然穷困潦倒，但要卖独生子、亲骨肉为奴也实在于心不忍哪。正如一位诗人说的那样，‘血浓于水，子孙比宝石更宝贵’。”

“即便如此，”陌生冷酷地答道，“还有一位诗人也曾说过，‘试图欺骗智者的人必然会受到责罚和鞭笞’。你这个老头子不要满口胡言。这个男孩显然不是你的亲骨肉。你和我一样皮肤黝黑，但是这个孩子生得漂亮白皙，像是遥远北方那些被诅咒的野蛮人的后代。”

“有句话说得好，”渔夫回答，“刀剑可以用盾牌来抵挡，但智慧的眼睛却可以看穿任何防御。我尊贵的客人，看来您已经知道，我一生潦倒，未曾婚配，膝下无子。那年，提斯洛克（提斯洛克万岁）刚开始他威严、慈爱的统治，在一个满月之夜，我无心入睡，从床上起来后，走出了小屋，来到海边吹风、赏月。突然，我听到水面上有划桨的声音，然后就听见一阵微弱的哭声。没过多久，海浪就把一艘小船推到岸边，船上倒着一个极度饥渴且瘦弱的男子，似乎几分钟前才刚刚死去，身体还留有一丝余热。他的身边有一只空空的水囊，还有一个活着的孩子。‘很显然，’我当时说，‘这个不幸的人是从一艘触礁的大船里逃命出来的，但是幸亏上帝善

意的安排，大人自己不吃不喝让小孩活了下来，他刚一看到陆地就死去了。’所以说，上帝从不忘奖赏那些救济贫困的好人，然后，在同情心的驱使下（您的仆人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快停止这些自我吹嘘的废话。”塔坎打断他，“你收留了这个孩子，我只要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而且，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个孩子做的活儿的价值要比他的日常开销多上十倍。快说你打算要多少钱才肯卖掉他，我实在听够了你的唠唠叨叨。”

“正如您刚才的明智之言，”阿什伊什说，“这个孩子对我来说，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这一点也要算在价格之内。卖掉这孩子的钱必须使我可以不用再买或者雇佣别人来做他的活儿。”

“我出十五个克里申。”塔坎说。

“十五个！”阿什伊什用一种类似呜咽的声音尖叫道，“十五个克里申买下我老年的依靠和心中的喜悦！就算您身为塔坎，也不能如此愚弄我这个白胡子的老人。我要七十个克里申。”

听到这里，沙斯塔站起身，悄悄地走开了。以上内容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他经常听到村里的人讨价还价，深知



最后交易是如何达成的。他很确定阿什伊什最后会以远超过十五块但又远低于七十块的价格卖掉他。他和塔坎还要纠缠上好几个小时才能达成协议呢。

你可能以为沙斯塔会像我们一样，当得知父母要将自己卖身为奴而伤心难过。但沙斯塔丝毫没有这样的情绪。一来，他现在的生活比奴隶也强不到哪里去，这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尊贵陌生人说不定会比阿什伊什对他更和善一些；二来，得知自己是从船上捡来的之后，沙斯塔十分激动，同时感觉心中宽慰了许多。一直以来，他深知儿子应该敬爱自己的父亲，但他无论如何都做不到，对此，他常常于心不安。而现在，显然，他和阿什伊什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终于从自己的思想重负中解脱了出来。“啊，我可能是任何人！”他想，“我可能是某个塔坎的儿子——或者提斯洛克儿子（提斯洛克万岁）——甚至是神灵的儿子！”

他站在小屋门前的草地上漫无边际地想着这些事情。夜幕一瞬间被拉下了，夜空中已经爬上了一两颗星星，西方还有一点太阳的余晖。不远处，这位陌生人的马被松松地绑在驴棚墙壁的铁环上。它正悠然自得地咀嚼着青草。沙斯塔走过去拍了拍它的脖子。马继续扯着草，并没有抬头看他一眼。

突然，沙斯塔又有了一个念头。“那个塔坎到底是一个怎

样的人，”他无意间竟然脱口而出，“如果他是个好心人就好了。有些王爷的家奴整天什么活儿都不干，还穿好的，吃好的。说不定他会带我去打仗，然后我在一场战役中救了他一命，最后他不仅还我自由，还收我做义子，赏我一座宫殿、一架战车和一套盔甲。但也说不定，他是个很凶残的人。他会给我戴上镣铐，让我去田间干活儿。真希望我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要怎么才能知道呢？我敢打赌这匹马肯定知道，它要是能开口告诉我就好了。”

马抬起了头。沙斯塔抚摸了一下它光滑得如同缎子一样的鼻子，喃喃地说：“老伙计，你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接着，有那么一秒，沙斯塔像做梦一般清楚地听到马用低低的声音回答：“我会说话。”

沙斯塔目瞪口呆地盯着马的大眼睛。

“你怎么会说话？”他问。

“嘘！小声点儿。”马说，“在我的故乡，所有的动物都会讲话。”

“那究竟是什么地方？”沙斯塔问。

“纳尼亚。”马回答说，“那是一个欢乐的世界，山上长满石楠和百里香，山谷里流着哗哗的小溪，山洞长满青苔，森林深处回荡着矮人的锤子声。纳尼亚的空气是那么甜蜜芬



芳！纳尼亚的一小时胜过卡乐门的一千年。”马说完，轻轻嘶鸣了一声，像是一声叹息。

“那你是怎么到了这里的？”沙斯塔问。

“被绑架来的，”马说，“或者说是被偷过来、被俘虏来的——怎么说都行。我妈妈警告过我，不要到南边的山坡上去乱逛，也千万别闯入阿钦兰或者更远的地方。我却不听它的话。以狮子的鬃毛起誓，我为我的愚蠢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些年来，我一直给人类做奴隶，假装哑巴，还要装得像他们的马一样愚钝。”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的真实身份呢？”

“我还没蠢到那种地步。如果他们知道我会讲话，就会把我牵去展览，并且更加严密地看管我。那样我连最后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了。”

“还有，为什么……”沙斯塔刚要问，马打断了他。

“嗨，”马说，“我们不要在这些无聊的问题上浪费时间了。你想要打听我的主人塔坎安拉丁？他是个坏人，虽然对我不算太坏。因为他知道虐待战马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与其明天到他的王府里去做奴隶，我劝你还不如今晚就死掉算了。”

“那我还是逃走吧。”沙斯塔说，脸色急得煞白。



“嗯，你最好还是逃跑吧。”马说，“要不我们一起逃跑？”

“你也打算逃跑吗？”沙斯塔问。

“是的，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走的话。”马回答说，“这对我们俩来说都是个机会。如果我独自逃跑，背上没有骑马的人，路人会认定我是一匹‘走丢的马’，然后赶上来抓住我。而如果有你骑在我的背上，我们就可以通行无阻。这就是你可以帮我的地方。另一方面呢，你靠自己的两条腿跑不了多远就会被抓回来。（人类的腿真是太无用了！）但是骑上我，你可以把这个国家的任意一匹马都远远甩在后头。这就是我可以帮你的地方。对了，你会骑马的，对吧？”

“嗯，那当然，”沙斯塔说，“至少，我骑过驴子。”

“骑过什么？”马用十分鄙夷的口气反问。（他只是想表达轻蔑的意思，但结果听起来却像是一阵嘶鸣：“骑过哇——哈——哈——哈。”会说话的马在生气的时候，马腔马调尤其严重。）

“也就是说，”它继续道，“你不会骑马。这可不太好。既然要一起走，我就要教会你骑马。如果你不会骑马，岂不是会经常从马背上摔下来？”

“我想谁都会摔跤的。”沙斯塔说。